

毛泽东爱读的
两部古典名著

菜根谭·
容斋随笔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毛泽东爱读的两部古典名著

菜 根 谭
容 斋 随 笔

• 新校订本 •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1995 • 南京

书苑双璧 常读常新

——《容斋随笔》、《菜根谭》校订本前言

王同书

1

《容斋随笔》、《菜根谭》这两部书一经问世，不胫而走。上至皇帝，中至官绅富豪，下至平头百姓，无不爱读。尤其是前者，荣获世世代代有识之士的青睐，家弦户诵，常读常新。毛泽东同志在战争的岁月里得到这部书，就一直随身携带，随时取阅，临终前三天还命人取读。

为什么这两本书有这么大吸引力？它们独特的魅力何在？因为它们有人们关切的内容，能以若干具体生动事例和道理，从正反各个方面告诉人，如何做人？小至如何加强修养、增能、积学、免灾、添财，处好家庭、邻里、友朋；以至如何写文章、写诗。大至如何管理国家，如何安民、理财、治军、防盗等等。不仅事例充实，道理深刻、新鲜，有的已成为永恒的真理，而且语言、文字生动、优美，时有幽默感，可称是内容、文字双美之书，当然使人称赏不迭，案置，身随。

2

水有源，树有根，为更好理解两书，先简介其作者。

《容斋随笔》作者洪迈(公元1123—1202)字景庐(《辞海》等作“卢”，误)，号容斋，别号野处，谥文敏。宋朝饶州鄱阳(今江西波阳人)，出生于一个崇尚气节、学识的官宦家庭。《宋史》有他家父子四人的列传，父洪皓，长兄洪适，次兄洪遵，均由进士而仕至宰辅，且均有著作存世。父曾出使金国，类似苏武，被扣留达15年之久，始终不屈，南归后，又曾因斥秦桧与金勾结而被贬，艰苦备尝，而忠义不改，勤学不辍，并以此传家。

迈为皓幼子，聪颖好学，每日读书数千言、过目不忘，《宋史》(列传第一百三十二)称其“博极载籍，虽稗官虞初，释志旁行，靡不涉猎”。二十三岁(绍兴十五年，1145年)中进士，官中书舍人，也曾象父亲一样出使金国，受到无礼，被“锁使馆，自旦及暮，水浆不通，三日”，坚持气节。回朝后，官职屡次起落，任地方官时于安民、擒盗、边防多所建树，在中央时“立朝议论最多”，以端明殿学士退休，专心著述。迈一生勤于治学、思路开阔，志趣广泛，著述甚富，《万首唐人绝句》、《夷坚志》等皆脍炙人口，《容斋随笔》为著作中之最者。学节感人，“笔墨飞动，人诵其书，家有其像。”

与《容斋随笔》作者比较，有关《菜根谭》作者的资料极少，只知这位作者也姓洪，名应明，字自成，号初还道人，虽也可称著述甚为丰富的哲人，其著作《仙佛奇踪》四卷已收入《四库全书》中，但他的家世、籍贯、生卒年等均已无考，可能是金坛人，是位久居山村的隐士。这是十分可惜的，虽然，这对于他的作品的巨大魅力，益世泽人广泛而深远的效益并无妨碍，但对后人来说，对这一位创造了如此精神财富的人，我们无法得到他的家世情况，以便我们更好藉以研究和弘扬其作品的魅力，并表示纪念和敬意，就不能不觉得十分遗憾了。

《容斋随笔》严格说来，界义有二，一是指一本书，一是指五本书的合集。前者是洪迈第一本笔记体文集；后者为洪迈继《容斋随笔》之后写的《续笔》《三笔》《四笔》《五笔》，这“五笔”总归一集，以原名《容斋随笔》为总称，而将原先的《随笔》称为《一笔》，《续笔》称为《二笔》。本书（新校订本）是为合集。

《一笔》成书于淳熙七年（公元 1180 年），传入官中，得孝宗“御览”，受到称赞，洪迈欣喜，续写《续笔》等，原拟每“笔”写 16 卷，可惜到《五笔》只写成 10 卷就因病去世，故该书共 74 卷。《容斋随笔》共 50 余万字，撰写多年，《一笔》是他写了十八年的读书心得，《续笔》写了十三年，绍熙三年（公元 1192）编成，《三笔》写了五年，庆元二年（公元 1196 年）编成，《四笔》较快，只写了约一年，《五笔》是此后一直到去世前都在编写。粗略统计，全书撰写时间持续四十余年。

唐宋笔记文学盛行，宋更胜唐，著名的文学家多以此为乐，为文苑留下了长长短短的 300 多部。而《容斋随笔》数量质量均居前茅，是我国笔记小品中不可多得的珍品。主编《四库全书》的纪昀将该书收入四库时，称之为南宋笔记作品之冠。

《菜根谭》，是“咬得菜根，百事可做”的民谚述义，是一部类似《论语》的格言录，又极象英国哲学家培根的《随笔》，文字极少，内容极富，是一部论述修身、处世、待人接物、应事的格言集，每则虽仅数十百字，但短小精粹，促人警觉，言近旨远，趣味盎然，面世以后，四百年来，经久不衰，广泛流传于民间、宫廷，并远播海外，八十年代成为日本企业界的新潮圭臬，认为书中条条格言都值得反复研究，学好它终身受用不尽。

《菜根谭》与《容斋随笔》合集参读，正可收理论与实践结合之功效，相互补益，促进启示深化。

拙见以为这两部书的独特魅力可以从下列几方面来观照。

(一)内容丰富,资料翔实。

《容斋随笔》可称宋以前之小百科全书,天文地理,医卜星相,帝王决策,民俗风情,国计大政,文章句逗,奇闻轶事,无所不有。资料新鲜而有系统性,有史料价值,有学术价值,可补正史之不足。官修史书,有种种原因,如政治需要、文体需要(简明、记大者)、著者囿于见闻等等,会形成各种偏颇,或失实、或失当,《容斋随笔》这些资料就起了或补充其略者,或纠正其偏见,或记载异闻轶事,可作参照。例如讲国家搞得好,不仅皇帝是英主,大臣也要是“同德之英辅”,从伊尹、周公谈到刘邦手下的萧何、周勃等,又谈到唐太宗的魏征,房玄龄以及本朝的赵普等,成功的、失败的事例,证明要贤主、贤臣两相结合才会搞好。而能臣如晁错、张汤、萧望之,虽功业卓著,但由于未准确把握自己位置,“非谊”行事,自身被杀。从整个国家来讲,要兴旺还是要得人材,善用人材,信任人材“一士重于九鼎”,而人材的获得,则视其真才实学,而不必问其出身、门第、学历等,“无问其取士之门如何也”,谈到打仗,举白起易王齕而胜。赵葱易李牧而败等事例,证明临敌易将要“审其是非”当易则易(见《周召房杜》、《汉武赏功》、《韩信周瑜》、《汉丞相》、《东晋将相》、《诸葛公》、《前代为鉴》等条)。如此等等,不胜枚举,从而成为“外史”,仅此一点,就功德无量,值得家弦户诵。正可印证《菜根谭》所云:“市私恩,不如扶公议;结新知,不如敦旧好;远荣名,不如种隐德;尚奇节,不如谨庸行”。“盖世功劳当不得一个矜字,弥天罪过,当不得一个悔字”“毋因群疑而阻独见,毋任己意而废人言;毋施小惠而伤大体;毋借公论,以快私情”。可见这些资料多么值得反复玩味,举一反三。

（二）见解独到，领先时代。

作为学者来讲，要才、学、识三者具备，才能称卓越，资料只是“识”的土壤，“识”才是花果。《容斋随笔》最吸引人处，最值得注目处还是作者卓越的见解，例如讲历史上的汉景帝，历来被称为明君、圣主，所谓“文景之治”，可是洪迈认为是：“刻戾忍杀之人”，举了他杀吴太子、晁错、周亚夫等不当其罪的亲人、将相、大臣，并且株连“父母，妻子同产皆弃市”（《汉景帝忍杀》、《周亚夫》等条），可见称“贤君”有问题。再如说韩信“谋逆”，实由刘邦屡诈而“启之”（《汉祖三诈》）。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讲“陈涉不可轻”驳斥了扬雄、李轨说陈是“乱臣”，是人民“祸首”的论断，认为陈涉勇于起事，任用大将，尊重孔子，是推翻暴秦的首义英雄豪杰，胜过降秦的六国的贤君良将，只是因为“杀吴广，诛故人，寡恩忘旧，无帝王之度”才失败的（《陈涉不可轻》），这种见解在当时来讲，是大胆而先进的。再如对妇女的论述颇多，可见作者比较关注此事，从后妃之情（《后妃命数》）、《陈翠说燕后》、《汉母后》、《三女后之贤》、《夫人宗女请受》）荣辱恩宠，谈到平民的“女子夜绩”，引证《汉书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诗经》，记下聚集在一起的夜绩的辛苦（《女子夜绩》），又记下前代及本朝的一些著名妇女，如眇眇、泰娘、张好好（《眇眇泰秋娘三女》）、朝云、樊素、小蛮等，以及民间传说的两位莫愁女（《两莫愁》），一是湖北郢州（石城）人，另一为洛阳人，均被后人误为石头城（南京）人，等。最动人的是《续笔·卷十二》《妇人英烈》节中，写了十几个女性中的皎皎者，“以义断恩，以智决策，斡旋大事，视死如归，则几于烈丈夫”，如王孙贾之母，姜叙之母，赵昂之妻，卞壺之母，孟昶之妻，何无忌之母，窦建德之妻，李克用之妻，黄巢姬妾，刘守光二妻，刘澄之女，柴绍妻平阳公主，等等，各有过人之处，洪迈誉之为“伟烈”“非他人可比”特别歌颂造反乱唐的黄巢的妻妾。对皇帝“何为从贼”的责问回答：“狂贼凶逆，国家以百万之众，失守宗祧。今陛下不能拒贼，

责一女子，置公卿将相于何地乎？”反唇相稽，比花蕊夫人的：“四十万人齐解甲，更无一个是男儿”，更高明、尖锐，可见洪迈的思想何其不同凡响。而《菜根谭》所云：“功过不容少混，混则人怀情堕之心；恩仇不可太明，明则人起疑贰之心”，“君子处患难而不忧，当宴游而惕虑；遇豪强而不惧，对荒独而惊心”正可与洪迈之见互补互发。

（三）设身处地，亲切辩证。

《容斋随笔》所记所论，常常结合自己体验，设身处地，分析入情入理，亲切感人，使人信服，毫无强词夺理之处。如《续笔》卷六《周亚夫》条，谈周亚夫，先说“汉景帝即位之年，七国同日反”“天下震动，周亚夫一出即平之，功亦不细矣”，为什么“讫死于非罪”？洪迈分析：可能是1、周任性倔强，不懂因时因地注意君臣之礼，军营近在京邑，并非形势险诡的边疆，却戒备森严，皇帝来了，也不让进，还对皇帝不行跪拜之礼，等于在千军万马之前丢了皇帝的脸，这种高傲自负，目无君主，习已成性，埋下了祸种；2、本性也多疑，易流露不满，如皇帝赐食，没给摆筷子，就马上变脸，不满，这样就加深皇帝的不安、不满；3、汉景帝是少主，新登位的皇帝，更不能容老臣之震主者，杀身之祸，不可避免。洪迈又进一步举类似的例子来比较，前秦王猛伐燕时，国王苻坚到前线视察劳军，到安阳，王猛个人悄悄地来拜见苻坚，苻见后特地问王猛：从前周亚夫在军营里不迎接汉文帝（称周为高贤），你现在为何临敌而丢开军队来看我呢？王猛回答说：“我认为周亚夫不迎接皇帝是为了求取好名声，这是错误的行为，不能作为楷模。洪迈认为王猛的识见和处理问题的行动比周亚夫高明多了（“视亚夫有间矣”）。

再如《一笔》卷十六《治盗法不同》条，谈如何捉盗贼，先谈他读到唐朝崔安潜的办法，到任后知道盗贼如此横行，一定既有包庇说情者，又有同伙，孤立地审办，不起效果，就并不审判已捉到

盗贼，而是在三个市场上悬巨额赏金，不问任何人，哪怕是盗贼同伙，只要能捕到盗贼，即可领赏，并且不治“同伙”之罪，这样一下子抓到好多，审问时，同伙就攀告密者也说是同伙，可是崔只责问被捉的，说：你不是也看到公告吗，为什么你不告捕他呢？并且马上当众公审重惩被捕之盗，并照数赏告密者，而决不治“同伙”之罪，这样一来，盗贼相互猜忌或争先告密，或纷纷潜逃，境内盗贼绝迹。洪迈开始认为这方法最好，后来他又读到李公择治齐州（山东济南）时的捕盗方法，先是重惩并无效果，后来抓到一个惯犯，就利用他做助手，查清窝主“发屋破柱、盗贼遂清”，这种以盗捕盗，“连锅端”的方法比重赏告密更为有效。所以洪迈认为各种方法都要根据具体情况有所变动，不能拘泥于书本。因而他自己当地方官时治理盗贼就很有办法，百姓就安居乐业。

《四笔》中还有时直写下自己的错误，引为教训永志不忘，如《四笔》卷八，《文书误一字》写自己的错误：“文书一字之误，有绝系利害者，予亲经其三焉，至今思之，犹为汗下”。一是将宋朝皇上生日的“长春节”误写“长”为“万”，万春节是金国皇帝的生日。一是将《论语》中的“不学诗，无以言”的“言”写成“立”，一是将“夏正”写成“周正”，虽都已经人纠正，但当时确是写错，是自己疏忽，至今惭愧不已。

再如在记下张碧《农父》诗：“运锄耕斫侵晨起，陇畔丰盈满家喜。到头禾黍属他人，不知何处抛妻子”和杜荀鹤《田翁》诗“白发星星筋骨衰，种田犹自伴孙儿，官苗若不平平纳，任是丰年也受饥”。以后，写下“读之使人怆然，以今观之，何啻倍蓰也”（意即今天农民的惨状比唐朝更严重啊！）。可见这位退休的大官，仍在时时关心百姓的命运。这正是杜甫的“穷年忧黎元，叹息肠内热”，“在家常早起，忧国愿年丰”，以及韦应物的“身多疾病思田里，邑有流亡愧俸钱”的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，得到人们的热爱是很自然的。而《菜根谭》中的“生长富贵家中，嗜欲如猛虎，权势

似烈焰，若不带些清冷气味，其火焰不致焚人，必将自灼矣”；“攻人之恶毋太严，要思其堪受，教人之善毋过高，当思其可从”“人生太闲，则别念窃生；太忙则真性不现，故士君子不抱身心之虑，亦不可过耽风月之趣”；“人情听莺啼则喜，闻蛙鸣则厌，见花则思培之，见草则欲去之”。都可说是自己亲身体验，一样亲切有味。

（四）简练有致，逸趣横生。

洪迈既是一位竭忠尽智的爱国者、政治家，也是一位博闻强记的大学者，翰林学士，又是一位诗人，其文字功夫自不待说，《容斋随笔》是他的精心著作，故处处简练有致，逸趣横生。如开卷第五则即记下《大集经》里的“六十四种恶口”（粗俗的，骂人，恼人的口过）：粗语、轻语、非时语、妄语、大语、恶语、邪语、谄语、狂语、无义语等等，读之令人失笑。

再如《四笔》卷七《人焉廋哉》条，分析孔子论如何观察人，先讲：“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”，然后重复：“人焉廋哉，人焉廋哉”，这是谈如能从上面三方面来仔细观察人，人的秉性（善恶）是隐藏不住的，重复是加强语气的，是说上述三方面的重要。孟子则归纳为看人的善恶从眼睛里看出，胸中正则是目光清彻、精神充沛，胸中不正心怀鬼胎，则眼光游离，所以听他说话，再看他的眼睛，“人焉廋哉”，可见“人焉廋哉”并不是孔孟论述的中心、重点。而有些太学生（相当于今日的博士研究生）居然将“人焉廋哉”作重点命题写了篇几百字的文章，翻来复去，谈“人焉廋哉”，令人昏昏，不知所云。极象《镜花缘》中冬烘先生的酸文假醋，读之令人忍俊不禁。洪迈认为“可资一笑，亦几于侮圣矣！”可见这些腐儒瞎子摸象之可笑！

再如《得意失意诗》条，记四句夸世人得意诗为：“久旱逢甘雨，他乡见故知，洞房花烛夜，金榜挂名时”，好事者又续以失意四句：“寡妇携儿泣，将军被敌擒，失恩宫女面，下第举人心”，真

是可喜可悲之状极矣，也读来令人失笑有趣。如此等等，《容斋随笔》中随处可见。而《菜根谭》中更是趣言妙语触处皆是。如“天运之寒暑易避，人生之炎凉难除，人世之炎凉易除，吾心之冰炭难去。去得此心中冰炭，则满腔皆和气，自随地有春风矣。”

5

《容斋随笔》问世以来一直受到有识之士的高度评价，宋朝何异等写的序言谓其：“可以稽典故，可以广闻见，可以证讹谬，可以膏笔端”，明朝李瀚称其：“搜悉异闻，考核经史，捃拾典故，值言之最者必札之，遇事之奇者必摘之，虽诗词文翰，历谱卜医，勾纂不遗，从而评之”，“可劝可戒，可喜可愕，可以广见闻，可以证讹谬，可以祛疑贰，其于世教未尝无所裨补”。清洪璟也认为“其书自经史典故，诸子百家之言”，“无不记载，而多所辨证”。四库全书总裁纪昀更高度评价为南宋笔记小说之冠。研究历史、艺文词章的，更将此书作为必读书，这都证明该书确实是内容丰富，对社会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自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均作了求新求实的摘记评论，既着重于对宋代典章制度、官场见闻，社会风尚的记述，又有对宋以前王朝废兴、人物轶事、制度沿革的记述；既有广征博引，去伪求真的考订，又有持之有据，入情入理的分析，不仅有许多材料为官修史书所不载，而且对一些历史经验的总结亦颇多见解，是笔记小品中的珍品，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，丰富了人们的智慧，扩大了人们的视野，使各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都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启迪。因而既有较高的资料价值，又有广泛的欣赏价值和使用价值。

《菜根谭》恰可作为《容斋随笔》理论上的，思想上的概括，可称为儒家“圣经”，以儒家中庸思想（公正、持平、不躁不慢、不左不右）为骨干，揉合道家无为思想和释家出世思想，成为一种在

世、出世“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”的处世方法体系。再加上文辞秀美，对仗工整，含义深邃，耐人寻味，易懂易记，有《文心雕龙》之工稳、气势、优美而无其聱牙晦涩繁琐之病，因而这两部书事业上成功的人爱读，失意者亦爱读，通人大儒爱读，普通人亦爱读。

但是，时间毕竟已过去几百年，“永恒的真理”也需要补充、发展，何况鲁迅早就说过人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，洪迈也好，洪应明也好，甚至孔夫子也好，都是就自己的所见所闻而作出自己的判断的，他们的所见所闻所判断，都离不开当时当地的土壤，都不免受当时条件的限制，就不免会有若干缺失，例如：

（一）对君、民关系、社会兴亡、人事纷扰，未能作更深层的透视，持论的立脚点是儒家偏右的观点，忠君至上，忠君、气节浓于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的儒家先进思想。谈到君，只是在贤与不肖上考虑，而未能达到黄宗羲的“君者天下之大害”的认识高度，如恻农只是站在旁观者同情的立场，而没有考虑主（人民）仆（君臣）关系，重、轻、贵、贱关系。再如洪迈认为田横和吕布同为勇武绝伦者，田“英烈凛然至今犹有生气”，而吕布乞怜曹操不成被杀。只是怕死而欲“忍耻事仇”，并引苏轼评田诗：“犹胜白门穷吕布，欲将鞍马事曹瞒。”只是在“忠义”上考虑，认为“忠义出天资”，又举刘歆、孔光、龚胜在王莽政变时不同表现，萧道成篡宋时，褚渊等宗室附和与王蕴等死节的不同，安禄山反唐，张垪等宰臣附逆与段秀实等小吏“捐身立节”的不同情况，证实“忠义守节，出于天资，非关居位贵贱，受恩深浅也”（《一笔·卷九·忠义出天资》），这种离开时地实际谈忠义，只会导向愚妄。再如谈对皇帝进谏之难，如韩非深知此道，但仍不免死于劝谏君主，并举了阴飴甥、触龙、蔡泽、茅焦等人成功的例子，分析成功者或“出于义”或“伸于爱”，或“激于理”，不关辩才，主要是此一时彼一时也（《一笔·卷十三·谏说之难》），也都只是在方法上兜圈

子,而未接触到“君”的“逆鳞”本质何在,因而,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。

(二)时露唯心迷信、消极思想。正因为洪迈紧贴在封建王朝忠君的土壤上,所以不仅《随笔》记下不少鬼神谿异之事,似觉有征,更将一些不幸之事归于因果报应,如说张良“无后”(绝后),是因为比陈平更多“阴谋”,做了更多的缺德事(《一笔·卷一·张良无后》)。再如举了很多例子证明名将晚年错误很多,总打败仗,是由于恃功轻敌(《二笔·卷十·名将晚谬》),而根本未提及战争性质和时地形势问题。因而也就对世事常限入不可知论,认为“世事不可料”(《一笔·卷十五·世事不可料》),甚至陷入“真假皆妄”(《一笔·卷十六·真假皆妄》),认为见美好河山而曰“江山如画”,是以真为假,可是见到逼真图画时,又曰“真乘黄”,“见生鹤”等,是以假为真。这两种均为妄境,又进一步推论:“人生万事如是,何特此耶?”这就将艺术的移情境界,归入于虚妄的消极观念,更推广为虚无主义,就大谬了。

(三)全书微观处有系统,而宏观处却较杂聚。《容斋随笔》大体上是依读书时间顺序记下来的,有时先作一些议论然后举一些例子,有时先举若干例子再作些分析、考订。总体是社会上的、书籍中的精华,是反映了社会时代,有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风俗、文化等方面。每节的中心很明确,一些例子很能说明问题,一些分析更逐层深入,颇有系统性。但总体来讲没有归类作专题论述,以《一笔·卷一》为例,共29则,逸事类为1、8、19;风俗类为2、6、22、27;政治类为3、7、21;宗教类为4、5;文学类为9、11、13、14、17、18、23、24、25、26、28、29;水利地理类为10、15;历史类为12、16、20等,这样一解剖,就可约略看出其“随”意性,其他各卷各《笔》皆是如此,甚至有好几条是记同一个人的,却分散在多处,这虽是体裁允许的,也是著者撰写时的实况,不足为病,但如能略加分类,如《世说新语》,《梦溪笔谈》等,则可能更有益

于读者的综合思考,也会便于检索。

6

《容斋随笔》、《菜根谭》建国以来都出过新版本,文化大革命后更有多种版本问世,但由于种种原因,时见舛误,尤其是近年来,出了几种带白话翻译、评析的版本,原文舛误,句逗错乱,翻译更多望文生义,评析也时见强作解人,实在贻误读者,故特依据各种古本,细加校订,让这两部优秀古典以其本来面目面向读者,更好发挥它们的良好效应,又不取翻译评注和一些不必要的目录、序文,以节省读者的时间和金钱,也便于读者见仁见智,免受错误影响。这些愿望是耶非耶,能否达到,只能等待广大读者的明鉴了。

目 录

书苑双璧 常读常新——《容斋随笔》《菜根谭》

校订本前言..... 王同书(1)

菜根谭..... (15)

容斋随笔..... (57)

附录:《容斋随笔》原序等资料..... (675)

菜 根 譚

(明)洪应明 著
王同书 校订